

黄衫客传奇

LE ROMAN DE L' HOMME JAUNE

陈季同 著
李华川 译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远早于林语堂的同类著作，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书中所体现的超前的观念，或许将改变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传统认知。

作为清末的外交官，作者试图为西方读者建构一个弥漫着浓郁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的形象。这个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文化乌托邦，激发过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文学想象。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更可以从其中体味那份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人民文学出版社

Le Gén
Tcheng-K



陈季同官服像

1891年4月1日法国《画刊》封面

黄衫客传奇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

陈季同
李华川 译 著

本书是第一部中国人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远早于林语堂的同类著作，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书中所体现的超前的观念，或许将改变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传统认知。

作为清末的外交官，作者试图为西方读者建构一个弥漫着浓郁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的形象。这个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文化乌托邦，激发过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文学想象。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更可以从体味那份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TCHENG-KI-TONG
LE ROMAN DE L' HOMME JAUNE
Paris,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18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衫客传奇/(清)陈季同著;李华川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88-2

I. 黄… II. ①陈…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 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299号

责任编辑:杜丽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王景林

黄衫客传奇

[清]陈季同 著
李华川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7888-2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中译本序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严家炎

陈季同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一八九〇年出版于巴黎,迄今已整整一百二十年。这部曾经在法国颇具影响并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的作品,现在首次由李华川博士译成中文,在陈季同的祖国出版面世,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黄衫客传奇》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它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

首先,《黄衫客传奇》早在“五四”前约三十年,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虽然《黄衫客传奇》以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为基础,作者在人物性格与相互关系上却进行了许多改造和变动,完全可以说,这是陈季同自己的重新创作。《霍小玉传》中的男主人公李益,是个“虚词诡说,日日不同”的负心郎。《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则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借其表兄崔允明之口来这样评点李益的性格:“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在作者看来,李益虽然有点软弱,也少一点果决,但却是善良而真诚的。他一再给寡母去信,恳请寡母同意

自己与小玉成婚。但冷酷、专横、严厉的母亲，却因对方郑氏家社会地位低微而坚决反对。母亲利用李益性格中软弱、犹豫的一面，处心积虑地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自己选定的另一场婚姻强加到他头上。当她得知李益将于某日回到家乡的消息，便迅速设计了一整套对付自己儿子的密谋，还搬来了甘肃总督大人压阵。李益刚到家，母亲不许他申诉任何理由，便将他引进点燃着烛光的宗祠，关闭大门，面对着历代祖先的牌位，怒气冲冲地宣称：“这次让列祖列宗来回答你！”接着是连篇累牍的训斥：

看看这些牌位！每一位先人都有既体面又受人尊敬的头衔：他们都在那里望着你，都在质问你怎么能让他们的蒙羞，这是没有先例的。你看！在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旁边都写有头衔和对他们为官的评语，你还能看到一个妇人的名字：每个都与我们家门当户对。

而你呢？当你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传统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

.....

她在一种狂怒的状态中，不停地讲着、喊着、威胁着：如果他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她就呼唤神明的报复和先人无可逃避的仇恨，向他、她自己，还有整座宅院。

这是在祖宗灵位面前对李益进行的一场严厉审判——而且是不许李益说一句话的审判！这是从精神上朝李益打去的一闷棍，打得李益晕头转向，“他像醉汉一样脚步踉跄，心如死灰，唇上带着苦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母亲又进行第二步：押送李益离开宗祠，“在惊愕的年轻人还没明白母亲要干什么的时候，她已将新郎的红色绶带递过来，又飞速给他戴上婚礼时才用的金花冠；然后，不给他恢复正常的机会，她打开大门，将他推入灯火通明的大厅，她向众人鞠躬致意，高声宣布：‘承蒙总督大人光临

寒舍，着实令蓬荜生辉。今以亡夫的名义宣布，同意爱子李益与卢小姐喜结连理！”于是，接下来就是中国传统婚姻的“拜堂”场面。“神智不清的李益”，被母亲推到一个年轻女子的身边。

——跪下！她用坚决的语气说。看到一旁的卢小姐已经俯身而拜，而他还没有跪倒，妈妈一手放在他肩上，重复道：

——跪下！你没看到你在这儿多丢脸吗？

僵硬地，他拜倒又起来……成了礼。

他好像处于一场噩梦当中：朦胧中，他看到人们来到身前，笑着向他诉说他无法理解的言辞。恍惚中，他意识到自己走来走去，好像有另一个像自己的人，向宾客施礼，拜谢总督，总督又颌首答礼。

他目光呆滞，觉得心中痛楚万分。他是在哪里？人们对他做了什么？

小玉呢？为什么小玉不在这里？

——您的儿子怎么了，夫人？他好像不太舒服。

——很可能的，他太累了，可怜的孩子！多年的用功，多次的考试，还有旅途疲倦；刚刚重逢的激动，马上又是婚礼的激动。

当他一恢复知觉，马上明白了上面的问话和对答。可是，他又陷入了麻木的状态。

他觉得透过一层面纱，又看到一张曾经微笑着的面容，现在，面容上凝结着可怕的怨恨；在他对面，云雾之中，黄衫客抖动他的箭囊，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然后，用弓箭瞄向自己。他听到弓弦的颤动，耳边响起羽箭的蜂鸣。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眼前，他头痛欲裂，之后，一切都消失了！……他昏了过去。

从此，“三个星期中，李益处在生死一线之间。”他大病一场。也从此，他把母亲当做“一个怪物，一个追逐他、啃噬他的心的吸血鬼。一见到她，他就觉得厌烦，生出疯狂的愤怒。”这是写得很有震撼力的一章。其中李益母

亲的形象,她的许多言行,确实令人震惊,也让人颤栗。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过曹七巧,她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过幸福,就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作者写得很深,挖到人物心灵的深处,刻画出了一个典型。陈季同在《黄衫客传奇》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李益的母亲。这个母亲从二十八岁起就守寡,当然吃过很多苦,于是,她觉得自己必须获得在子女面前的绝对权威来作为补偿。她必须让子女绝对服从自己的一切决定,而不必考虑子女本身幸福与否。正像第十八章中李益谴责母亲时所说的那样:“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最后,终于逼得李益在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就发疯致死。《黄衫客传奇》确实写了一出震撼人心的专制包办的婚姻悲剧,完成了连后来的“五四”新文学都未能较好完成的任务。这是陈季同的一个突出贡献。

其次,《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贡献,在于相当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并非没有心理描写,《红楼梦》里就写了不少,但那是作家从生活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的自然结果。真正与现代心理科学相伴随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应该说源自近代欧洲。陈季同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便是从欧洲近代文学接受的影响。但他又似乎摒弃了欧洲近代小说心理描写有时过于琐细繁腻的倾向。《黄衫客传奇》中的心理描写,往往简洁、精当,内涵却又比较丰富。以第三章会试发榜时主人公的心理期待为例,就写得相当精彩:

只剩下四个名字待写了。李益面色苍白,看着他的朋友。(已知自己获得第十五名进士的)崔生握住他的手,用笑容鼓励他。

又写了一个,不是。下一个、再下一个,都不是。

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缺了:这是第一名,状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大家能听到所有年轻而兴奋的心脏在跳动。书吏停了一下。他不慌不忙,将毛笔蘸在墨汁中,仔细地沥干,又朝身后的人群看了一眼。这一刻,尽管职位卑微,他却是场上的主宰。他写下最后一个名字:

“李益，甘肃省。”

“李益”，数千个声音重复着。

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来，在贡院的天空回荡。

此刻的李益十分平静；反而是他的朋友无法抑制喜悦的心情，在欢呼中出尽风头。

只有真正懂得心理学的作家，才能将紧张时刻的心理悬念写得如此扣人心弦。

《黄衫客传奇》中心理活动的描写，涉及方面比较宽广多样：有纯情，有欲望，有期盼，有密谋，有幻觉，有梦境；心理变化从波峰到波谷，幅度非常大；写法上也有或含蓄、或直露、或正面描写、或侧面提示等差别。然而我更为欣赏和重视的，还是那些心理分析性质的笔墨。陈季同的心理分析，常常与事件的叙述、性格的刻画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叙述中寄寓着分析，分析中体现着性格，有时简直难以分辨。我们上面引录的李益在事先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母亲强迫与卢氏拜堂成亲的那段文字中，就有不少笔墨实际上是心理分析，它们折射出母亲的专横与冷酷，也反映了李益的痛苦与愤懑以及精神上受到的严重伤害。至于第二十四章中李益被朋友引往郑氏家里与霍小玉再次见面的情景，更是大量地运用了心理分析，这些笔墨收到了特殊的感人效果，也显示了李益性格上的弱点以及悲剧的终于无可避免。这类笔墨，在全书中非常多，构成了《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也许正是为了要写好心理分析，增强幻觉与梦境在全书情节发展中的效果，陈季同才毅然改变《霍小玉传》中那个侠士黄衫客的时代和身份，把他向前推早了两百年，成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古人，让他的肖像画悬挂在郑家墙上，并且使李益对他的眼神留下极为深刻的简直终生难忘的印象。请看第九章中的这一段描述：

饭后，大家回到客厅喝茶。李益请小玉轻歌一曲。……

李益以琴声相和。他偶然抬头，瞥见墙上一幅写真，心中猛然一动。

这是一个在绿茵中的男人肖像，本人一定风神俊逸。他已经上了年纪，在高大的白马衬托下，面容十分端正。同时，他的身形轮廓显示其既十分亲切，又比一般男人精力充沛。身披一件黄袍，肩背弓箭，眼神傲然射向李益，好像一直要看穿他的心底。

一曲终了，李益很兴奋，走近未婚妻，说自己又发现了她的一个新本事。

站起时，他无意间又注视起那幅写真。

此时，他觉得那位老人的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视自己。

他走近几步，抬头看着这幅栩栩如生的面孔，身背弓箭的这位总是以一种既柔和又有些悲伤的眼神，盯着自己。

——您看的是黄衫客，郑夫人说，据说是我们的一位先祖。

我们家族很久以来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二百年前，一位先祖遭逢大难，是黄衫客将我们解救，并且为我们报了大仇。所以，您可要小心，她抬手指着肖像说，如果对不起小玉，他会找您算账的。

她又笑道：当然，我们从来不相信这种传说。但先人喜欢制造这类神怪故事，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安慰和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幅先祖的写真，他比其他人身份更为显赫，所以人们不愿忘记他。

李益觉得女主人说的有理，但这番解释给他留下一种可怕的形象，自己也说不清缘由。

（以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这是一段为全书垫底，为后来情节预设伏笔的关键性描写，它是《霍小玉传》所没有而《黄衫客传奇》作者所特意设计的一段文字。这自然也还是陈季同走的一步险棋，但却已经避开了《霍小玉传》情节上那种类似中世纪的“怪异”和“迷信”色彩。从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作者在总体上把握得恰到好处，处理得相当成功。因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

几次眼前出现黄衫客的幻影,都处在特定的心理情境之中:李益是在深感到小玉负疚,对黄衫客怀着潜在的敬畏之心,又当自己神志不清、产生幻觉,临终前更精神失常之时;霍小玉则由于从小就将黄衫客视为保护神,自己又进入了梦境,因而更显得十分自然。作为小说,黄衫客幻影的作用仅限于构成某种神秘氛围。从心理学上说,它们属于合情合理,完全可能的情节,作者的处理不仅无可挑剔,反而于神秘气氛中增强了悲剧在艺术上的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作者将书名定为《黄衫客传奇》,也是很有理由的。

再次,《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另一个特色,在于相当浓郁的风俗画色彩。这既显示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对作者的影响,也显示了二者具体路子上的巨大差异。如果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风俗画反映的是近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史,那么,陈季同《黄衫客传奇》中的风俗画却主要是描绘中国传统的民俗场景与画面。作者将这种民俗描绘化入小说情节之中,与具体情节紧密结合,因而成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陈季同自觉地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的民俗,目的是希望能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就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直接效果却是大大丰富了小说本身的生活意蕴,加深了读者对艺术的理解。例如,写到李母在宗祠中以专横态度厉声训斥,使读者更能体会宗法制度与礼教具有践踏人性的一面;写到“花朝”游崇敬寺赏牡丹,李益在佛像前虔诚跪拜,更能突现男主人公心中对小玉的强烈“负罪感”;诸如此类,读来都令人感到真实和亲切,为小说增色不少。

还应该说,《黄衫客传奇》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体式上也实现了变革和创新。它最早在中长篇小说领域内突破章回体的框架,改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序,组成二十八个章节。由于法文本《黄衫客传奇》面向法国读者,作者顺理成章地采取欧洲习惯的叙事方式和艺术结构。但同时,作者并没有采用欧洲小说常用的倒叙之类技法,这也许是因为小说本身只是一个中篇,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的缘故。

总体看来,《黄衫客传奇》是一部艺术上几乎称得上珠圆玉润、相当纯

熟的作品,但却并非完全没有疏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陈季同把《霍小玉传》中的京都从长安改到了南京,其原因我猜想大概由于他本人对南京比较熟悉而对长安则较为陌生,担心无法落笔展开描写。作为小说创作,变更地点本来是允许的。问题在于,改了京都地点之后,朝代也必须随即变更。然而,奇怪的是,小说的行文中仍然口口声声说“我们讲述这个时代是在大历时期”(见第三章;第四章中也有“大历皇帝”的说法)。“大历”是唐朝代宗的年号,这就等于将南京说成是唐朝的首都,岂非闹了大笑话?!即使一般法国读者未必都能发现这类差错,作者也不应该允许这种粗心大意或疏漏存在。指出这一点,我想,大概不能算是对前人的一种苛求吧!

作为《黄衫客传奇》的读者,我还想在这儿说一点心里话:自从知道陈季同用法文写过这样一部小说以来,我一直想早点读到它的中译本。几年前我曾发信给台湾朋友,请他们留意市场上有没有这本书。后来才知道,原来研究陈季同的博士就出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我真是又惊喜,又懊恼自己的信息闭塞。现在终于读到李华川先生的中译稿,而且译笔又是这样流畅和成功,我必须向他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祝贺!

目录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中译本序) 严家炎 | 001

黄衫客传奇 | 001

附录一 《黄衫客传奇》有关评论 | 118

附录二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黄衫客传奇》法文原著)
| 121

附录三 英勇的爱 | 269

译后记 李华川 | 287

黄衫客传奇

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近日来处于某种特别的骚动之中。

迷人的初春,在这遥远的亚洲,正是风光明媚、繁花竞放的时节。

走出熙攘喧嚣的城市,游客就来到扬子江畔的郊野。江面如大海般宽广,数千帆影像白鸥一样在江水中起伏摇曳。

从山岗向下俯瞰,城市及其周边美不胜收。江水壮阔而宁静,有如一条巨大的蓝色缎带,镶嵌在绿毯般的田畴之间。

在广阔的水面中,浮起一座小岛。金山耸立其上,山间垂柳掩映,好似一只巨大而青翠的花篮。

岛上环境清幽,略无人间喧嚣。远处时而会传来悠扬的梵呗,钟声夹杂其中,那是山脚寺庙里的僧人在念经礼佛。

小岛对岸,屋宇鳞次,飞檐冲天,是一处花园环绕、重楼复壁的建筑,其主体是以琉璃塔闻名的大报恩寺。

南京有理由为这座无与伦比的建筑感到骄傲。琉璃塔始建于公元四世纪时的晋朝,九层镂空塔身巍然矗立,高达百米;塔身外部不同方位均设有壁龛,金光熠熠的佛像安放其中,与白瓷塔身相互辉映。而佛像下方是饰有浮雕的巨幅陶板。

让我们休息一下眼睛,改换一下视角。不远处,是一座彩色砖木结构的巨大寺院。要想描绘其美妙,一位画家须用尽其调色板中的所有色彩。

什么地方传来了喧闹声？从我们对面的城门中，涌出一群身着中国各地服饰的青年。肩背弓箭的守城兵丁给扰攘的人群让开道路，他们四散开去。

这些人是学生。如果说南京作为中华帝国的都城，此时比平日更富于生气的话，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适逢帝国诸生三年一次的会试（第三级的考试），尽管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万余名考生还是会从十八行省以及中国最偏远的角落赶来应试。大家都来了，富有者自费前来，贫寒子弟也会得到政府资助。

在顺利通过了第一次复试之后，他们将面对这次决定性的考试，中第者成为翰林院的一员。在上万名渴望成功的考生中，只有二百人得中进士，而进士头衔为所有欲从事行政事务的人士所希冀。对于如此多的候选人，取中者可谓凤毛麟角。

考试在一座巨大的建筑中进行，这座建筑能为每名考生提供一个很小的房间。在考前的一晚，考官就要进入考院中的住所，年轻的考生们不能与他们命运的这些神秘主宰见面。厅堂四周，警卫林立。院子中间堆满应试者的日用物品。

听，锣声响起！四个通向考生的出口依次点名，命考生接收试卷。在大门下，监考官端坐于绣榻之上，望着这些青年士子鱼贯通过。

点名结束，全部考生步入考场，大门立即关闭，贴上封条，以防内外交通。在狭小的单人考房中，试子们要住上三天。

经过三次这样的监禁，完成三篇关于文学、历史以及君主亲自策问的文章之后，考生才能走出他们的牢房。

现在，考生自由了，考官的工作开始了。在等待成为这场文学大赛的两百个胜利者之一的时候，这支读书人的大军能做些什么呢？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除了几个头发已经斑白的试子，凄惨地准备下一次应试之外，多数学生像大自然一样生机勃勃。年轻使人充满希望和幻想，每个人都自信能够成功。除了娱乐，在春天还能做什么呢？佳肴、美

酒、爱情！我们明天就要金榜题名了。田野万岁！要享受游春和远足的快乐，要在草地上野餐，要珍惜青春和欢乐。

何况，这个地方本就非常适合娱乐。长江两岸，建有许多用于游乐的凉亭，这些轻快的建筑围以栏楯，日落时分，凭栏眺望，可以欣赏到本地最美的、自然本色的佳人。夜色降临，从江面上随波起伏的花船中，传出阵阵轻歌。

此时，考官们正一心扑在考卷上，他们需要不间断地工作三四个星期。我们先不管他们，再回到江面上。

夜色已深。一叶轻舟静静地划过水面，内部的灯光将船身照耀得五彩斑斓，使江边的树木披上一层奇妙的色彩。船舱中，坐着两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身着皂缎袖口、蓝绸镶边的长衫，头戴双绦垂背四角方巾，在方巾正中，镶着一块晶莹的绿玉。

两人正在对弈。盘中已经落下很多棋子，显然已是残局。

——还不认输么，崔兄？被问者姓崔，名允明，身材五短，头小而灵活，略带一点儿滑稽色彩。

发问的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的身材高大而强壮，与其严肃的表情相反，他总是略带嘲讽的神态，并用这种神态看着对方。

——毫无疑问，我输了。崔生带着友善的微笑说。你赢了，十郎，但我却在生活中赢了你。

哈，我刚才讲的令你吃惊，他看到朋友惊讶地看着自己，又道：不过，这正是圣贤书的教诲。

——你想说什么？被崔允明称作十郎^①，本名叫李益的年轻人问道。

——我会比你幸福。

——我并不嫉妒你，但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想？

——你具有一个出人头地之人的所有必要素质。你也是我们之中领

① 逐字翻译，就是第十个儿子。这里是一个别号。——作者原注